

荒政輯要卷六

汪志伊纂

昔魯饑告糴於齊。晉饑乞糴於秦。無不輸之以粟。凡以矜其民也。乃秦饑而晉閉之。糴不仁甚矣。是以春秋誅之。蓋水旱蝗蝻迫人溝壑。救之不力。與不救等。况民無糴所。劫掠必興。待盜賊縱橫而後治之。則生民復遭塗炭。是以糴必先其時。糴貴及其時也。然倉儲有限。興販無窮。又必須嚴遏糴之禁。及酌行借帑通商勸富之法。方可循環糴糴以源源而來之米。濟嗷嗷待哺之民焉。

廣糴糴

魏李悝爲文侯作平糴法曰糴甚貴則傷民甚賤則傷農若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以糴於民故雖遇水旱饑饉糴不貴而民不散行之魏國日益富強

漢五鳳四年歲豐穀石至五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賜爵關內侯

唐開元十二年八月詔曰蒲同等州自春偏旱慮至來歲貧丁少糧宜令太原倉出十五萬石米付蒲州永豐倉出十五萬石米付同州減時價十錢糴與百姓

陸曾禹曰糴莫貴於早糴莫貴於時以八月而計來年計之得矣且以十五萬石賑糴於一州每升減價十文非美政乎但唐時出糴之際其法不傳使不知張公詠守蜀平糴之法恐其利必盡歸富戶其害實在窮民深可歎耳何也窮民待哺之日時雖多所糴之米粟有限一則官不許其多糴二則彼亦無錢多糴奸人窺破其微賄囑官吏串通斛手在水次日買

數十石而去。

此米未曾發入公所早已暗貨與人。故此無從查考簿上仍填零賣之期不

踰月而官米已畢矣。奈此地米價稍減之名忽又遍傳商販。商販聞之懼虧本而不來。官長察之歎倉空而無繼。米有不驟貴之理乎。奸人於是賣其所糴之米不數旬而獲利無算。寧勿令人切齒。是窮民之食賤米不過數旬。窮人之食貴米必需幾月。食賤米者十不過二三。食貴米者十必八九。惠之者非卽所以害之耶。故賑糴當兼行張公保甲之法。此法一行。既無冒濫亦不失恩。宋之去唐不遠。烏知張公所行之法非卽蒲同等州所行之法哉。賑糴者尚其察之。

唐興元元年十月乙亥。詔曰。頃我役繁興。兩河尤劇。農桑俱廢。井邑爲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道。增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差官搬運。於諸道減價出糴。貴從權便。以利於人。宜卽遣使分道宣慰。勞免將士。存問鄉閭。有可以救歲凶災除人疾苦各與長吏商量奏聞。

是時陸宣公言於上曰。人君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詔內命官和糴。不厭多方。疾苦可除。悉求具奏。意真詞切。感動軍民。此車駕之所以得。

返長安耳。忠良之言。有益於人國也。如是夫。

宋韓魏公琦論常平倉米。遇年歲不稔。合減原價出糶。但出糶之時。須令諸縣取逐鄉逐村下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糶米。每戶或三石。或兩石。不許浮數。唯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之人。每日或一斗。或五升。則人人盡受實惠。

宋張詠如益州。以蜀地素狹。游手者眾。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斗粟值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如原價糶之。奏爲永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有災

饑米甚貴而民無餒色

元至元三年十二月大都城南等處設米鋪二十每鋪日糶米五十石以濟貧民俟秋成乃罷六年二月增設京城米鋪從便賑糶

明成化六年奏准將京通二倉糶米發糶五十萬石每杭音米收銀六錢粟米五錢以減京城米價騰貴再將文武官員俸糧預支三個月

明周文襄忱撫蘇時云次貧之民宜賑糶其法有二有坊郭之糶宜多擇諸城門相近寺院及寬敞民居儲穀於其中不限時日零細糶之糶米計升多不過一斗糶

穀不過二斗。如姦牙市虎。有借倩粧扮之弊。出首者重賞。其弊自革。有鄉村之糴。宜行保甲之法。間月而糴之。每先一月出示。將有災之鄉。保限次月某日某保排定日期。每隔一日一糴。以防雨雪壅滯之患。每甲大約許糴三石。多則五石。若通水去處。當移舟就水。次糴之糴價俱比時價減少。愈少愈善。富人強奪貧人之糴。用張詠連坐之法。一家犯罪十家皆不許糴。其糴本或借官銀。或借官糧。或勸富家事完各歸其本。如係民家則加旌獎可也。

朱李珣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糴。先救

附近之民。卻以此錢約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

元文宗時。以張養浩爲西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旣聞命。卽散家之所有。以與鄉里貧乏。登車就道。遇饑者。賑之死。耆瘞之。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兩三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民大喜。時米價騰踊。緡鈔壅不。

可得米。養浩以倒換之艱。乃檢庫中未燬緡鈔。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印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爲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出糴。詣庫驗數。以易鈔。又率富民出粟爲奏。補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出賑饑。無少怠。每一念至。卽撫膺慟哭。

張清恪伯行曰。次貧賑糴。卽今之各州縣減價平糴者是也。然其中亦有當慎者。須是查明真係次貧之民。方許糴減價之米。若無論貧富。人人得糴。富者或得賤買而貴賣。而貧人之受惠者少矣。宜照賑濟之法。每家若干口。每月需米若干斗。每月止許糴減價之米若干。富

民不許概糴。而次貧之民。亦不許多糴。如是則沾惠得均。庶免詐冒假託之弊矣。

禁遏糴

隋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饑。閉糴除名。皇太子爲言。賁有佐命功。不可廢。帝謂盧賁等功雖甚偉。然皆挾詐擾政。不可免也。乃如律治之。

陸曾禹曰。沽名而不卹民者。非良有司也。欲以閉糴爲愛民。殊不知鄰邦均赤子也。故孟子取五霸之禁遏糴。千古公正之論。莫大於此。高祖之論盧賁。略前勲而儆害民之吏。誠快舉哉。

唐崔俊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卹。俊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使閉糴。以重困鄰民。自是商貨流通。

宋嘉祐四年。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爭。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憂。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秦饑。晉閉之。糴而春秋誅之。聖朝恩施動植。視民如傷。然州郡之間。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宣布主恩。今坐視流離。又甚於春秋之間。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

明神宗時淮鳳告災。張居正疏云：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然賑銀有限，饑民無窮，惟是鄰近協助市糴通行，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所在往往閉糴，災民既缺食於本土，又絕望於他鄉，是激之爲變也。宜禁止遏糴之令，講求平糴之法，聽商民從宜糴買。江南則糴於江淮，山陝則糴於河南，各撫按互相關白接遞轉運，不許閉遏。其糴本或於各布政司，或於南京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縣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糴，則各處皆可接濟。

籌款循環糴糶

宋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措畫賑濟。知州王秬劄子借會子五萬貫。接續販糴米麥之類。以賑糴得旨。依江州旱傷益措置本州義倉米四萬四千餘石。又截留上供米六千五百餘石。作本收糴米斛。

宋從政郎董煟曰。常平錢物。不許移用。不知他費不許移用。至於救荒。正所常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初遇旱。傷州縣卽一面計度。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饑民。俟結局日。以糴本撥還常平可也。

明僉事林希元疏云。臣欲借官帑銀錢。令商賈分往各處。糴買米穀。歸本處發賣。依原價量增一分。爲搬運腳。

力一分給商賈工食糶盡復糶事完之日糶本還官官無失財之費民有足食之利非特他方之粟畢集於我而富民亦恐後時失利爭出粟以糶矣然糶糶之法專爲濟貧若有商賈轉來販去所當禁革又當遍及鄉村不得專及城市則貧民方沾實惠

明屠隆荒政考云災傷之處議賑濟則恐官府之囷廩有限議勸借又恐地方之富戶無多最妙之法借帑銀若干委用忠厚吏農富戶向豐熟去處循環糶糶積穀之家雖欲踊貴其價而官府平糶之糧日在市勢亦不能如他處米亦不足則雜置豆粟蕎麥蕎蔴粉芝

麻之類皆足充饑。但當嚴禁商牙來糴。

顏茂猷曰。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糴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

惠學士士奇曰。江右饑。辛棄疾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強糴者斬。召官吏儒生商賈各舉有幹實者。貸以官錢。蠲其息。俾出糴他郡。期終月至城下發糴。由是連檣而至。米價自平。此廣糴之法也。廣糴之法。當聚耆老及鄉先生。舉富商之謹愿者。假官錢爲本。而使出糴。荆湖糴十。而糴二。則有二分息。糴三。則有三分息。以本還官。剖其息而中分之半。賑饑半予商。而稍優其直。其餘則略倣。

真德秀之治潭而立惠民倉。辛棄疾之治福而置備安庫。以爲水旱盜賊之防。則廣糴之法可行也。

通商販

齊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矣。

宋熙寧中。趙抃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諸州皆榜道路。禁人增米價。人多餓死。抃獨榜通衢。令有米者任昂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價更賤。而民無餓者。陸曾禹曰。抑價之令。一行。商賈固裹足不前。固戶亦皆無米。吏知之乎。固戶恐人賤糴。略留少許。以應多。